“合（辽）河东、河西边海以观之，黄沙满目，一望荒凉，傥有奸贼暴发，海寇突至，猝难捍御，此外患之可虑者。……合河东、河西腹里以观之，荒城废堡，败瓦颓垣，沃野千里，有土无人，全无可恃，此内忧之甚者。”

——奉天府尹张尚贤疏言“盛京形势”

第一章　内忧外患

一、百万满族“从龙入关”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。
恸哭六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

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这首《圆圆曲》，借助他本人“江左三大家”的盛誉得以广为流传。可是，后人却错误地把文学作品当作正史看待，致使清朝在 1644 年获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，落在了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可耻败类、明朝平西伯吴三桂的头上。似乎没有吴三桂主动“勾结”，清政权就不可能入主中原。

1644 年，十几万八旗兵与其家属随同顺治皇帝“从龙入关”，是影响中国近 300 年历史的重大事件，自 1616 年满族在关外建立起清（金）政权后，历经 28 年艰苦奋斗才换来的必然结果。

1583 年，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起兵时，只有他祖父和父亲留下的13 副盔甲，跟随他出征的士兵不过 30 人，其力量是何等的弱小！

1619 年，努尔哈赤经由萨尔浒大战，击败明朝 10 万大军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实现了满族的统一之后，八旗的总兵力仍未超过数万之众。当时站在明朝一边的蒙古林丹汗，在给努尔哈赤的一封信中，以挑衅的口气宣称：“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，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？’① 林丹汗还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，在信中公开阻止努尔哈赤攻占明朝的广宁城（今辽宁省北宁市）。

然而，历史是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。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两人，依靠满族内部的团结，八旗兵的骁勇善战，以及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，在山海关外逐渐建立起巩固的满、蒙、汉联合政权。崇德七年（1642）六月，皇太极在辽西地区取得松（山）锦（州）大战的胜利后，致书明朝崇祯皇帝说：“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，嗣位以来，蒙天眷佑。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，其间使犬、使鹿之邦，及产黑狐、黑貂之地，不事耕种、渔猎为生之俗，厄鲁特部落，以至斡难河源，远迩诸国，在在臣服。蒙古大元及朝鲜国，悉入版图。’② 这段文字充分证明，皇太极不仅完成了东北的统一，而且为清朝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。

满族自 17 世纪崛起于辽东山区以来，其领袖努尔哈赤、皇太极都把攻入山海关，夺取全中国最高统治权作为清（金）政权的既定目标。天命七年（1622）正月，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广宁时，“乃移兵欲进山海（关）”③。由于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将沿途屯堡房屋焚烧一空，八旗大军难以取得后勤给养，努尔哈赤审时度势，进兵至中后所（今辽宁省绥中县）主动撤回。皇太极曾形象地将明朝譬喻为一棵大树，“取燕京如伐大树，须先从两旁斫削，则大树自仆’④。所以在他统治期间，八旗兵先后五次绕

① 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 6，第 32页。
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61，第 3 页。

③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 4，《清入关前史料选辑》第 1辑，第 373 页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④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62，第 14－15 页。

道辽西蒙古地区入关，史称“人口之役”。八旗兵在历次进入关内作战中，攻城夺地而不守，志在掠夺关内人口财物，动摇明朝这棵大树的根基。特别是皇太极通过松、锦大战，消灭了明军的精锐部队，俘虏其主帅洪承畴，从而取得了对明朝的战略优势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皇太极突然暴逝，挥师入关夺取中原的夙愿只能由他的继承人们来实现了。

顺治元年（1644）之初，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，就在积极地进行清军入关的准备。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城、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盛京（今辽宁省沈阳市）时，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立即上书多尔衮，提出清政权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迅速挥师入关，与李自成争夺最高统治权。根据清代文献记载，范文程上书的时间是在四月初四，而仅仅在三天之后，清政权就决定出兵，行动如此之迅速，恰恰是多年精心谋划所致。这从现存的《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书稿》① 中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。

四月初九，清朝睿亲王多尔衮、豫郡王多铎、武英郡王阿济格、恭顺王孔有德、怀顺王耿仲明、智顺王尚可喜，及罗洛宏、尼堪等八旗将领，“统领满洲、蒙古兵三之二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、续顺公兵，声炮启行”②。按照目前清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，清军入关前总兵力约有 20 万人，据此可知，此次出兵入关人数应在 14 万人以上，摆出了破釜沉舟的决战态势。多尔衮率领清军出发后，仍然选择了避开山海关，绕道辽西蒙古地区入关的传统路线。

① 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一本，第 89 页，记载“书稿”全文为：“朕与公等山河远隔，但闻战胜攻取之名，不能悉知称号，故书中不及，幸毋以此而介意也。兹者致书，欲与诸公协谋同力，并取中原，倘混一区宇，富贵共之矣，不知尊意如何耳。惟速驰书，使倾怀以告，是诚至愿也。”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。

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4，第 9 页。

四月十五日，当清军行至翁后（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）时，碰到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派来求援的使者。多尔衮立即命令清军停止前进，经过与范文程、洪承畴等谋士紧急磋商，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请兵要求，立即转道向山海关前进。四月二十日，多尔衮得知李自成大顺军到达山海关的消息，下令清军不准休息，昼夜兼程前进。清军连续行军 200 里，于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及时赶到山海关城外。此时，吴三桂的军队大部分已被李自成击溃，他被迫向清军称臣投降，接受多尔衮的统一指挥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清、吴联军与大顺军爆发了山海关大战，双方参战的军队都在 10 万人以上。开战前狂风大作，尘土飞扬，咫尺莫辨。大顺军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，准备同吴三桂的军队展开决战，并不知道战场形势发生的新变化，多尔衮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，命令吴三桂先率他属下的军队出战。最初，双方杀得难解难分，然而，大顺军毕竟数量上多于吴军，逐渐占了上风。正当吴军呈现出溃败之势，多尔衮抓住时机，下令精锐的满洲八旗全线出击。史载：“闯贼（李自成）见白旗兵在吴三桂阵后，万马驰腾，不可止，麾后军竞进，有僧告曰：‘白旗者东兵，不可当也。’闯贼下岗去，战贼见缨帽，惊呼大溃，自蹂死无算。”① 大顺军的战斗力，本来就不敌八旗兵，何况八旗兵又是以养精蓄锐之师突然袭击疲惫之军，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。

山海关之战的胜利，打开了清军夺取全国政权的大门。正如多尔衮在战前告诫满族王公时所说：“此兵不可轻击，须各努力，破此，大业成矣。”② 山海关之战的重大意义确实如此。战后，大顺军在八旗兵的追击下，不得不主动撤离北京及其周围地区。

五月初二，多尔衮率领八旗兵进入北京城，向城内人民公开

① （清）戴笠、吴殳：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卷 18，第 341 页，辽沈书社 1983 年点校本。

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4，第 17 页。

宣布：“本朝定鼎燕京”①，即清朝将以北京为首都，逐步确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。六月，多尔衮和满族王公大臣经过慎重讨论，做出了顺治帝迁都北京的决策。迁都之举，是涉及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，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修筑新的都城。历史上金海陵王完颜亮修建中都城，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都城，莫不如此。例如，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，就用了 18 年之久。而多尔衮从进入北京到决定迁都，只有一个多月时间，这是因为自八旗兵入城以来，北京城内一再流言蜂起，以至北京市民在得知顺治帝迁都的消息后，仍然不能平息这些谣传。城内有人散布说：“九月内圣驾至京，东兵俱来，放抢三日，尽杀老壮，止存孩赤等语。”② 在严峻的现实迫使下，多尔衮加快了顺治帝迁都的步伐。

八月二十日，顺治帝一行从盛京启程，九月十八日到达通州，受到多尔衮率领前往接驾的诸王大臣们的欢迎。次日，顺治帝在多尔衮等人陪同下，自正阳门进入原来的明朝皇宫。

十月初一清晨，顺治帝出城前往天坛祭天。其祝文曰：“告天即位，仍用大清国号，顺治纪元，率由初制。”③ 祭天仪式结束后，顺治帝回到皇宫，接受百官朝贺。从此，清朝就以北京为首都，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。

由于大批满族人随同清政权迁都北京，造成了东北地区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局面，那么，1644 年前后，满族到底有多少人“从龙入关”？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。

清朝官方文献宣称：“今皇上（即顺治帝）携带将士家口，不下亿万。”④这个数字根本不能作为证据，那时满族人别说没有“亿万”人，连上千万也绝对没有。现将目前所能找到的相关史

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5，第 2 页。

②④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8，第 2 页。

③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9，第 4 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料，列举其中比较可信的五条，引之如下。

其一，清朝官方档案的记载。顺治元年七月十九日：“盛京库使萨比图所携文书曰：皇上前来后，每牛录各出五名披甲，携家眷前来，每旗再出一名副都统、小章京各十名，于九月初派来。”七月二十日：“前曾咨行内大臣何洛会曰：每牛录可携十户家眷前来，每牛录出一名披甲，每旗出二名章京，每翼出一名梅勒章京，与皇上一同前来。今萨比图来文与前来文不同。现拟按原来文每牛录可携十户，于每牛录出一名披甲数额之外，再增派四名，每旗二名章京数额之外，再增派八名，以及各一名副都统，于九月初派出。其随皇上先行者，凡原跟随福晋之妇人及固山额真之妻、纛章京之妻、梅勒章京之妻等，有马驼者，即可一同携带，若乘牛车而前往者，则可与十户家眷一同前来。”① 档案中所记主要是三件事：一是随同皇上前来的官兵人数，每牛录 5 名；二是家眷，准许每牛录携带 10 户家眷；三是迁移人口的顺序，皇上及其他官员的家眷于八月先出发，每牛录派出的官兵和 10 户家眷，于九月初前往北京。这样的安排是避免途中产生拥挤混乱。

其二，朝鲜方面的记载。皇太极称帝之后，亲随大军征服朝鲜，并将朝鲜国王的两个儿子押往盛京作为人质。顺治帝迁都时，这些朝鲜人质也随同移居北京。据后来归国的朝鲜世子属下官员回忆说：他们八月二十二日渡过辽河，“（顺治）帝行在前，诸王、八高山（指八旗旗主）及其家属辎重继之，弥满道路，两宫之行最在于后，寸寸前进”②。那时从盛京到北京全程为 1500 里左右，顺治帝几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。这条史料告诉人们，路上全是迁移的行人和装备，是导致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。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（中），第 50 页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
②［朝鲜］《李朝仁祖实录》卷 45，第 46 页，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。

其三，来自日本方面的记载。当年有 13 名日本商人也从盛京前往北京，而且他们几乎与搬家的满族人一路同行。他们回国后讲述自己的见闻，被辑成《鞑靼漂流记》一书，其中有“在这三十五天当中，往北京搬家的鞑靼（满族）人，络绎不绝”①的记载。据该书所附《鞑靼漂流记年表》说：“九月二十五日左右，国田兵右卫门等人从沈阳出发去北京。十一月五日左右，国田兵右卫门等人有的走了 35 天，有的走了 40 天到达北京。”这条史料说明，这些日本商人是在顺治帝已经进入北京后才出发的，可知在清政权移都北京后，关外的满族人仍然源源不断地迁往北京。

其四，两年后的朝鲜文献记载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二月，朝鲜冬至使李基祚回国后报告说：清朝正在向南方增调援军，“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，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，男女扶携，车毂相击”②。说明顺治帝迁居北京两年半后，满族人还在陆续往北京迁移。

其五，顺治初年在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不断地圈占旗地。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（1645 年 1 月 20 日），顺治帝谕户部：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，及明国皇亲、驸马、公、侯、伯、太监等，死于寇乱者，无主荒地甚多，尔部可概行清查。若本主尚存，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，量口给与；其余田地，尽行分给东来诸王、勋臣、兵丁人等。”是为第一次圈地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九月十六日，顺治帝再次谕户部：“河间、滦州、遵化等府州县，凡无主之地，查明给与八旗下耕种，其故明公、侯、伯、驸马、皇亲、太监地，酌照家口给发外，余给八旗。”是为第二次圈地。顺治四年（1647）正月初九日，户部奏请：“应于

① 《汉译鞑靼漂流记》，第 60 页，该书第 51 页又载：“这段路程，有的走了三十五天，有的走了四十天。那正是甲申年（1644）的十月。”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年印本。

② ［朝鲜］《李朝仁祖实录》卷 47，第 15 页，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。

近京府州县内，不论有主无主地土，拨换去年所圈薄地，并给今年东来满洲。”是为第三次圈地。这三次大规模圈地，仅分给八旗官兵和壮丁的一般旗地，总计达2 335 481 晌（垧，下同），合计为 140 128 顷。①

根据以上五条史料，我们认为：顺治元年至二年间，满族“从龙入关”的总人数，前后合计应有上百万人之多。

这上百万满族人，是分四次进入关内的。首先是多尔衮率领八旗主力 14 万人，接着是顺治帝所率后宫眷属及八旗王公贵族家属，第三次是普通八旗官兵的家属，最后是耕种旗地的广大壮丁与家属。清朝入关后，圈占分给八旗官兵的旗地，即多达 2 335 481 晌。若按照每个壮丁给地 5 晌的规定，则壮丁数应在 40 万人之上，连同其家属则不止百万人。

康熙时，旗人金德瑛所著《旗军志》中说：“一壮丁予田三十亩，以其所人为马刍菽之费。一兵有三壮丁，将不下十壮丁。”② 这里若按照“一兵有三壮丁”来推算，那么多尔衮率领入关的 14万八旗兵，就有壮丁 42 万人。所以即使最保守的估计，因清政权入关而迁居北京的满族人口，至少在百万人之上。

二、清入关前对黑龙江各族的统一

自古以来，黑龙江一直是中国的内河，直到明朝，始终处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。明朝于黑龙江下游亨滚河特林地方竖立的永宁寺碑，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。清朝入关以前，经过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两代人的经营，基本统一了黑龙江流域，

①李燕光等主编：《满族通史》，第 295－296 页，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
②（清）金德纯：《旗军志》，第 3 页，载《辽海丛书》（四），辽沈书社 1985 年版。

从而为后来反击沙俄侵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为了叙述问题的方便，首先应当弄清楚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概念。黑龙江分南、北两源。南源额尔古纳河出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西坡；北源石勒喀河（上源鄂嫩河）出蒙古国北部肯特山东麓。两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端的恩和哈达附近汇合后称黑龙江。沿途接纳结雅河（清代称精奇里江）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等支流，注入鞑靼海峡。通常将黑龙江上源至黑河镇（今黑龙江省黑河市）段称为上游，黑河镇至乌苏里江口段称为中游，以下至河口段为下游。黑龙江全长 4370 公里，整个流域面积 184.3 万平方公里。①

明朝末年，黑龙江流域的主要居民，是满族的前身女真人，以及与满族关系密切的索伦各部（即今天中国境内的鄂温克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族）。具体而言，黑龙江南岸的松花江流域，居住着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，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，原居地就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。在吉林省长白山麓，乌苏里江流域以东直到黑龙江入海口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沿海岛屿，居住着东海女真三部（瓦尔喀、虎尔哈、窝集部）。黑龙江北岸的精奇里江流域，是索伦各部的居住区。

目前，中国清史学术界通常把东海三部的所在地，称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，而把索伦诸部的居住地，称为黑龙江中上游地区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，本书也采取这种习惯说法。

努尔哈赤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活动，首先是在东海三部居住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展开的。在东海三部之中，努尔哈赤又对瓦尔喀部用兵最早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正月，努尔哈赤“命长子台吉褚英、幼弟台吉巴雅喇与扎尔固齐噶盖、费英东，统兵一千，征安褚拉库路。星驰而往，取屯寨二十余，所属人民尽招徕

① 《辞海》下册，第 5847 页，1999 年版。

之”①。清末编纂《吉林通志》的作者评论此次战役说：“（鸭绿江、讷殷河、珠舍里）三部横亘长白山阴，故未平扈伦（即海西）四部以前，能径通东海瓦尔喀界，由此道也。”② 据此可知，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族的进程中，首先征服了长白山南部的鸭绿江等三部，并且打通了出兵瓦尔喀部的道路。

努尔哈赤用兵瓦尔喀部的军事行动，遭到了来自强大的乌喇部的干预。当时，瓦尔喀部受扈伦四部中的乌喇部所控制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正月，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，到赫图阿拉城（今属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）求见努尔哈赤，表示不堪乌喇贝勒布占泰的虐待，愿意举家来附。努尔哈赤派贝勒舒尔哈齐、长子褚英、次子代善和八旗将领费英东、扈尔汉率兵3000人，至蜚悠城迁徙其众500户。舒尔哈齐等人在返回途中，受到乌喇贝勒布占泰所率上万人的阻截，褚英和代善率军发起冲锋，大败乌喇军。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后，虽然多次对瓦尔喀部用兵，但出兵人数都未超过3000人。

皇太极时期，继续对瓦尔喀部用兵。例如，天聪五年（1631）二月，大臣孟阿图出征瓦尔喀，俘获男子1219人，妇女1284人，幼丁603人，以及人参、貂皮等大量财物。再如，天聪九年（1635）三月，出征瓦尔喀的八旗将领霸奇兰、萨穆什喀，派部下白奇及兵部启心郎额色黑、伊木布奏报：“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，人口共七千三百有二。所有牲畜：马八百五十六，牛五百四十三，驴八。又俘获妇女幼稚一百十六人，马二十四，牛十七，及貂皮、狼皮、狐皮、猞狸狲皮并水獭、骚鼠、青鼠、白兔等皮三千一百四十有奇，皮裘十五领。”另一路出征瓦尔喀部的八旗将领吴巴海、荆古尔代，也从宁古塔派人赴盛京

① 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2，第21页。

② （清）长顺修：《吉林通志》卷12，第18页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。

报捷称："收抚壮丁五百六十人、妇女五百口、幼稚九十口，又俘获妇女六十六口、马六十匹、牛百头，貂、猞猁狲、虎、狐并水獭、青鼠、黄鼠等皮六百六十有奇。"① 这是皇太极时期派兵出征瓦尔喀俘获人口财物较多的一次战役。崇德二年（1637）七月，皇太极称帝后，命令喀凯等　　位八旗将领，率兵　　人分四路进军瓦尔喀部。至第二年四月，据喀凯等人奏报，共俘获男子　　人，妇女　　人，幼稚　　人。

从万历三十五年（　　）起，到万历四十三年（　　）为止，努尔哈赤先后五次用兵，基本上征服了东海渥集部。万历三十五年五月，由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同额亦都、费英东和扈尔汉，率八旗兵　　人，往征东海渥集部，取赫席黑、俄漠和苏鲁、佛讷赫托克索三路，俘2000人而还，是为第一次用兵。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，由扈尔汉率兵1000人，往征东海渥集部所属滹野路，收2000户而还，是为第二次用兵。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，由额亦都率兵1000人，往征东海渥集部之那木都鲁、绥分、宁古塔、尼马察四路，俘万余人而还，是为第三次用兵。万历三十九年七月，由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与费英东、安费扬古，率兵1000人往征东海渥集部之乌尔古宸、木伦二路，此次俘获人数史书无记载，是为第四次用兵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努尔哈赤派兵2000人，出征东海渥集部东额黑库伦，八旗兵到达顾纳喀库伦城下时，"招之不服，遂布阵鸣螺，越壕三层，毁其栅，攻克其城，阵斩八百人，俘获万人，收抚其居民，编户口五百，乃班师"③。皇太极时期没有出征渥集部的记录，由此证明努尔哈赤时该部已经完全归附。

天命四年（1619），努尔哈赤派八旗将领穆哈连率兵"至东

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23，第7－8页。
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41，第22页。

③上述五次战役详见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3，第12、16、17页；卷4，第18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海虎尔哈部，收所遗居民千户、丁壮二千以还”，是为用兵虎尔哈部之始。天命十年（1625）八月，努尔哈赤派侍卫博尔晋等带兵2000人，“征东海南路虎尔哈部，降其五百户而归’①

皇太极即位后，集中精力用兵于瓦尔喀部，将其征服之后，才转向虎尔哈部。崇德五年（1640）五月，“户部启心郎布丹等至自盛京，奏征虎尔哈捷音”，计获男子336人，归降男子149人，共485人。在被俘虏的人中，“内有捕海豹人二百四十三人’② 可证此次出征的虎尔哈部，仍然是东海虎尔哈部。崇德七年九月，皇太极再次用兵虎尔哈部，三个月后，“往征松阿里江（松花江）虎尔哈部落沙尔虎达”等遣人奏报，招降喀尔喀木等10屯人民，计男子妇女幼儿1458人。③ 至此，基本完成了对东海三部的统一。

在统一东海三部的过程中，宁古塔八旗驻防起了重要作用。为了保证统一东海三部战争的顺利进行，天命十年（1625），正式设宁古塔驻防，镶蓝旗人兴佳为第一任驻防佐领，“戴珠瑚，正蓝旗人，天聪元年，以昂邦章京驻防。吴把哈把图鲁，正黄旗人，天聪五年，以昂邦章京驻防”④。文中的“吴把哈”，在《清太宗实录》中写作“吴巴海”，他驻防宁古塔时期，曾多次带兵出征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六月，吴巴海因为“善于用兵，由一等甲喇章京升为三等梅勒章京”⑤。第二年六月，皇太极又亲自表彰吴巴海：“驻防东边宁古塔六年之久，并无过犯，嘉乃尽职。故由三等梅勒章京超擢三等昂邦章京。’⑥ 后来在对索伦部的统一

① 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6，第18页；卷9，第13页。
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1，第33页。
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63，第34－35页。

④乾隆元年修：《盛京通志》卷20，第90页，咸丰二年（1852）重刊本。

⑤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30，第12页。

⑥ 《清太宗实录）卷36，第4页。

战争中，宁古塔驻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清朝对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索伦部的统一，主要是在皇太极时期完成的。

早在天命元年（1616）七月，努尔哈赤就派扈尔汉和安费扬古统兵2000人，进取黑龙江中游（黑龙江及松花江会合处）的萨哈连部，“取河南、河北诸寨，凡三十有六”。据扈尔汉等人报告称：八旗兵“驻营黑龙江南岸之佛多罗衮寨。黑龙江及松噶里乌喇河，俱于每岁九月结冰。是日，我众见黑龙江他处未冰，独我营对岸水广二里许，横结冰桥一道，约广六十步，将士皆惊曰：观此冰桥，乃天助我也。众忻然引兵以渡，遂取萨哈连部内十一寨’①。这是八旗兵最早到达黑龙江南、北两岸的准确记录。

日本学者阿南惟敬认为：“天聪八年清太宗征服虎尔哈，是清朝对黑龙江的最初用兵，这比俄国的玻雅科夫出现在黑龙江早了约十年。’② 这种提法，固然是想表明清朝早于俄国到达黑龙江地区，但在时间上是严重错误的。从上述历史事实可知，“清朝对黑龙江的最初用兵”并不是阿南惟敬所说的天聪八年（1634），而是天命元年（1616）已经开始。沙俄侵略者玻雅科夫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，是在崇德八年（1643）。如此算来，八旗兵出现在黑龙江两岸的时间，比沙俄的玻雅科夫不是“早了约十年”，而是27年之久。

天聪元年（1627）十一月，皇太极即汗位之初年，有黑龙江地方“萨哈尔察部落六十人来朝，贡貂、狐、猞猁狲皮”③。他们的这种友好表示，促使皇太极对黑龙江中上游地区采取招抚政策。他本着自古女真是一家的事实，从历史上的渊源关系，把形成在辽东山区的满族，同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紧密联系起来。皇

① 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5，第7页。

② ［日］阿南惟敬：《清の太宗の黑龙江いてつに》，转引自孙文良等著《清太宗全传》，第260页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3，第38页。

太极派人到黑龙江地区，向当地各族人民宣传：“尔之先世，本皆我一国之人，载籍甚明，尔等向未之知。’① 凡是黑龙江流域来朝贡的各部落首领，皇太极都亲自接待、宴请，善言劝慰，开导他们归顺。

积极的招抚政策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。天聪五年（1631）六月，“黑龙江地方伊扎纳、萨克提、伽期纳、俄力喀、康柱等五头目来朝”；七月，又有“黑龙江地方虎尔哈部落托恩科、羌图礼、恰克莫、插球四头目来朝，贡貂、狐、猞猁狲等皮’②。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亲密，由朝贡而形成的贸易关系不断扩大。例如，天聪七年十一月，萨哈尔察部落酋长费杨古和满代率领46人来朝，献给皇太极貂皮1769张，得到赏赐的布匹有2630匹。③天聪八年五月，索伦部首领巴尔达奇率领44人前来朝贡，敬献貂皮1818张。④ 巴尔达奇是达斡尔人，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精奇里江畔的多科屯，他对清政权十分忠诚，受到皇太极的宠信，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了他,使他成为清政权的额驸 。

皇太极与巴尔达奇联姻后，等于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得到可靠的盟友，出征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天聪八年十二月十一日（1635年1月28日），皇太极下令梅勒章京霸奇兰、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统率章京41员、八旗兵2500人，征讨黑龙江上游的虎尔哈部。临行前，皇太极特意告诫霸奇兰等人：“此地人民，语音与我国同,携之而来,皆可以为我用。’⑤由于有虎尔哈部向导引路，八旗兵进展顺利，在没有发生激烈战斗情况下，获得巨大胜利。第二年初春，霸奇兰派人疾驰盛京报捷：收服壮丁2483人，人口7302人，俘获妇女幼儿116人。获马856匹、牛543头，各种珍

①⑤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21，第14页。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9，第9、11页。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16，第11页。
④《清太宗实录》卷18，第20页。

贵毛皮 3140 余张。① 这是皇太极第一次对黑龙江上游用兵，由于从前招抚工作的成功，所以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崇德四年（1639）十一月，皇太极对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。当时索伦部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的精奇里江流域，他们主要从事狩猎捕鱼，还兼营少量牛马畜牧业。前面讲到，索伦部是鄂温克、达斡尔及鄂伦春诸部的总称，其中以鄂温克部人数最多，有几个大的氏族：杜拉尔、敖拉、墨尔迪勒、布喇穆、涂克冬、纳哈他等，并且沿黑龙江中游北岸与达斡尔各部杂居，建立了不少木城和村屯。索伦部的木城有雅克萨城、阿萨津城、铎陈城、乌库尔城、多金城、乌鲁穆丹城；村庄有海伦屯、杜喇尔屯。这些木城和村落周围环以壕沟和土墙，也用木栅栏围起。有些城还设有塔楼和城门。各村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，统一形成索伦部。每个村屯都以氏族为单位，有自己的酋长。作为索伦部长的博穆博果尔，“住在精奇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附近的乌鲁穆丹城（乌鲁穆丹是鄂温克语，‘河的尽头’之意）。他一次可以调动五六千人的武装队伍，是索伦部中势力较雄厚的一个大酋长”②。博穆博果尔以前到盛京朝见过皇太极，后来自恃力量强大，不再向皇太极朝贡。拒绝朝贡就是不承认清朝的统治，这当然是皇太极不能允许的，因此成为皇太极出兵的根本原因。

清军征讨博穆博果尔之役，是统一黑龙江流域最激烈的一次。清军主将索海、萨穆什喀从盛京出发，经过长途跋涉，到达黑龙江南岸的忽麻里河（即今呼玛尔河，作者注）地方。然后，索海和萨穆什喀分兵渡过黑龙江后，又用了 40 天的时间，才抵达索伦部的住地。博穆博果尔事先对清军的到来有所准备，因此，其属下铎陈、阿撒津、雅克萨、多金四木城人，拒绝了清军

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23，第 7－8 页。

②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：《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第 14－15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。

的招抚，清军经过艰苦奋战，先后攻克雅克萨城和兀库尔城。当清军进攻铎陈城时，博穆博果尔带领索伦兵 6000 人前来助战。面对这种形势，清军主动后撤，主将索海率领八旗兵在前队设伏，萨穆什喀掩护辎重殿后，结果博穆博果尔中了清军埋伏，除死伤不计外，光被生擒的有 400 人。清军击败博穆博果尔的增援后，乘胜攻下铎陈、阿撒津、多金等城，博穆博果尔率余党逃跑。

崇德五年（1640）三月，索海、萨穆什喀派人向皇太极报捷，共俘获男子 2254人，妇女幼稚 4450 人，貂、猞猁狲、狐、虎、狼、水獭、青鼠等皮共 3100 多张。清军打败博穆博果尔后，他属下的果博尔屯等七屯之人，归附了忠于清朝的额驸巴尔达奇，巴尔达奇告诉清军："逃者亦必来归，无劳再举耳。"① 事情果然如巴尔达奇所预料，博穆博果尔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叛乱，但皇太极并没有放过他，而是继续派兵追击博穆博果尔，终于将其活捉，并于崇德六年（1641）正月将他押送至盛京。②

博穆博果尔的被擒获，标志着清朝统治在黑龙江流域的最后确立。崇德七年（1642）六月，皇太极致书明朝崇祯帝，宣布他已经征服了"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"③ 的广阔地区，其中"东北海滨"，指的是黑龙江下游入海处的鄂库次克海；"西北海滨"，指的是黑龙江上游西部的贝加尔湖，包括了整个黑龙江流域。

崇德八年（1643）八月，皇太极去世，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，是为顺治帝，由其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。顺治帝即位不久，就命令梅勒章京俄罗塞臣、甲喇章京沙尔虎达等将领，率军出征黑龙江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五月"初五日，梅勒章京俄罗塞臣、巴都理率兵往征黑龙江，带回新满洲一千零七十四

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51，第 10 页。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54，第 9 页。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61，第 3 页。

口。……甲喇章京沙尔虎达出征东省，带回新满洲八百五十口”①。此时由于清军主力入关，因而停止了在黑龙江地区的军事行动，不久，清政权也迁都北京。这种政治、军事局面，就给沙俄侵略东北造成可乘之机。

三、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

清政权迁都北京后，以盛京城作为留都，又称作陪都，而将整个东北地区称为“盛京统部”。今天一讲到东北，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“盛京统部”这一地理概念。根据嘉庆《大清一统志》卷 57 记载，清代盛京统部以盛京城为中心，具体管辖范围如下：

> 东至海四千三百余里，西至山海关直隶永平府界七百九十里，南至海七百三十余里，北踰蒙古科尔沁地至黑龙江外兴安岭界五千一百余里，东南至锡赫特山朝鲜界二千九百余里，西南至海八百余里，东北至海四千余里，西北至蒙古土默特界六百九十余里。

由上述可知，清代的盛京统部是由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辖区，以及内属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之地所组成，比现在东北三省的总面积要大得多。例如，黑龙江将军辖区北逾外兴安岭，吉林将军辖区包括库页岛在内，盛京将军辖区有科尔沁蒙旗之地。

清军主力入关之初，以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，阿哈尼堪为左翼梅勒章京，邵詹为右翼梅勒章京，统领 83 佐领八旗兵驻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（中），第 15 页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